

叢 文 火 烽

題

無

金

巴

烽火文叢

無題

巴金作

雜文集

遙遠的城

靳以作

小說集

火把

艾青作

長詩

向天野

一文作

散文集

一年集

流金作

散文集

遠行集

碧野作

小說集

烽 火 文 叢 之 一

無 題

巴 金

目錄

前記	一
無題	二
先死者	一五
靜寂的園子	一八
狗	二三
轟炸中	二六
十月十七日	二九
在瀘縣	三五
做一個戰士	四一

「重進羅馬」的精神	四四
惇魯遜先生	四八
深的懷念	五一
寫給讀者(一)	五三
寫給讀者(二)	五五
逃荒	五八
地上的一條	五九
雨夕	六一
荒	六二
三月天	六三
魚兒吻	六五

前記

這是我的第三個雜文集。在「控訴」和「感想」出版以後寫的短文，大都收在這小冊裏。這裏有雜感，有短論，有隨筆，有悼文，有卷頭語，有後記；說「雜」，說「短」，倒是名符其實。自然都是不像樣的東西，不過因為全和抗戰有關，我便「勉」彙起來付印了。

書名用「無題」二字，意思很簡單，我從來不會將就題目做文章，過去所作雖然不免做法前輩，在篇前也每每加一個標題，其實我只是信筆直書，隨便發抒個人淺見，且往往越出題目的限制，更沒有依照作文法規。因此現在翻讀舊作，總感到對不起題目似的慚愧。這次用了「無題」作書名，無非說實話。

巴 金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重慶

無題

一

在河口鐵橋炸斷以後，一個朋友從安南來，他告訴我下面一件事：

他們從海防到了老街，晚上在老街的「濠訪所」對護照。一個中國學生因為他的護照照片是戴着帽子攝的，在對護照時便沒有揭下帽子，簽護照的法國官員發怒了，命令他脫帽。他沒有聽清楚法國人的話，他的動作稍為慢了一點，在旁邊的安南兵就動手打人。中國學生做出抵抗的樣子。結果他得着違法的罪名被拘捕了。同路的人不能夠給他幫忙，他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不過據旅館的人說，將來審訊以後那個中國學生會被判處三個月或半年的有期徒刑。

那朋友說了這事情，不過一個星期光景，報上就載着日軍在海防登陸了。法國兵和安南兵都沒有抵抗。我執心着那個學生的安全。

法國人真是一個奇異的民族。我從前還以為自己對那個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下面生活的人民有一點了解。現在我才知道自己是被書本欺騙了。我還記得三個多月前當貝當帶着法國民族向希特勒投降的時候，我曾經同好些上海友人爭辯，我說，盧騷和伏爾德爾的法國，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的法國是不會投降，也不會安安靜靜地讓屈服者統治的。然而現在法國人在貝當的指揮下又在世界的另一角做了賣友的行爲，再一次對侵略者低頭了。我期待着一次巴黎公社的壯劇。等待了三個多月，我却只看見越南的投降。貝當下令放下武器的時候，他說過這是光榮的和平，但是給我們看見的却只有苟且偷生，這裏並沒有一點光榮。

一百五十年前（一七九二），巴黎成了四國君主進攻的目標，在最危急的情勢中，丹東向法國人民發出了一口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一的呼號。是這樣的吼聲震倒了那些失

敗主義者的呻吟，掃去了一切的咳咳嗒嗒。丹東還從鄉下把他的年老的母親接到巴黎來，表示他一家人願與這個名城共生死。是這樣的無畏精神鼓舞了抗敵的勇氣，保全了革命，拯救了法國。是這樣的無畏精神才把「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傳遍歐洲。這樣的精神在當時是極普遍的，所以法國民族常被人稱為愛自由的戰士。在過去靠了「自由」，法國才得在歐洲發射過燦爛的光輝。我翻開法國歷史，可以看見若干先烈爲了自由上斷頭台流盡熱血。要恢復法國的光榮，就不能背棄自由。背棄自由只是一條滅亡的路。

現在貝當却犧牲了法國的自由，建立一己的政權，在投降的政策下面謀個人的利祿。在歐洲就已經出現了使人難信的事實。越南的屈服，海防的登陸，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貝當走的路也就是戴古在越南走的路。貝當向德國的侵略者低頭之後，他又命令戴古向日本的侵略者屈服，貝當以爲這樣他就可以鞏固他的政權，却不知自己不過做了德

國法西斯蒂掌握下的傀儡。同樣越南也在很短的時期中就變做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掌中物。也許貝當一類的人沒有這樣的覺悟，也許這是他們故意的行爲。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們會走到深淵的邊沿，而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麼樣的事情。他們也許會起後悔的念頭，不過那時又太遲了。

然而現在似乎還是他們得意的時候。貝當在國內努力剷除異己。戴古的部下也在越南各地欺侮中國僑民和安南土著。兩個多月前我在海防的海關裏耽擱了七八點鐘，只爲了兩件小行李。那一天我看夠了法國關員的橫暴行爲，也看夠了我們同胞的狼狽情形，還聽夠了同胞們的唉聲嘆氣（他們在那裏被待遇着，不像一羣旅客，却像一堆囚徒）。一個廣東同胞爲了兩三件汗衫，短褲，襯衣，就被關進了木屋，課以高額的罰金。一個江蘇同胞的一雙馬靴被強迫着從腳上脫去。爲了搶先拿行李送檢查，許多同胞還挨過法國官員的拳頭。我站在那廣闊的廳子裏，看見了這一切情形，我的心發痛，我的血在沸騰，我想不透一個問題，我苦痛地想着：難道這也是盧騷、伏爾德爾、馬拉、丹東、羅

伯斯比爾的子孫？難道這也是我在法國看見的那些自由的法國人的父子兄弟？我得不到一個回答。我後來又想到一個問題：是什麼東西使這些人在侵略者的威脅下，在自己受到的屈辱的當中，而且在自己的毀滅的邊沿上還做出這種狂暴的作威作福的行爲？難道他們還不明白究竟是那一種人應該先得着可恥的惡運？是他們還是我們？我似乎比他們看得更清楚。我原諒這些「世紀末的」病態行爲。但是我不能原諒他們加在我們那些同胞身上的侮辱。

十年前我說過「我愛法國，我將永遠愛牠。」現在我不再說這樣的話了。我愛過的是盧騷、伏爾德爾、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雨果、左拉、邵可侶、格拉佛、福爾、羅曼羅蘭的法國。貝當統治的法國我是不能愛的。殖民地的統治者所代表的法國我是不能愛的。我不知道那些人會把法蘭西拖到什麼樣的深淵裏去。我只希望法國人民起來挽救他們的「祖國」，在過去某一個時期法蘭西做過自由的象徵。至於將來牠會不會做屈服的象徵，那要看那般愛自由的法國人的努力了。

據說被貝當政府叛處了死刑的戴高樂，有志重建自由的法國。他現在還在倫敦工作，我不知道他有着怎樣的計畫。但願他的工作能夠收到效果，把一個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建立起來。

二

我接到香港寄來一篇題作「巴金在昆明」的通訊，是從大公報上剪下來的，我覺得奇怪：「在昆明」的中國人有十幾萬，爲什麼應該單單提出「巴金」來做文章？我沒有這資格。我相信在昆明至少有幾萬人對抗戰中的國家民族更有功勞。甚至一個卡車司機，一個修路工人都比我做了更多的事情。我因爲「環境不好」，又沒有專門技能，我不能夠在別的事情上消磨我的年青的生命，我才拿起筆做武器，開始我的寫作生活。寫作是我的生活一部份，做一個作家是渺小不足道的。重要的還是在做人。所以拿作家的地位來說，我實在沒有被重視的理由。我不見得比任何人高。而拿做人來說，許多人都比我好。

我在「文協」的會上最先說的大概是這樣的話。我並不是以作家的資格出席「文協」的歡迎會的。我以一個學習寫作的青年人的資格來參加「文協」的會，作一個旁聽者。並且我還是被朋友拉到會場去的。

我被逼着講了一些關於創作經驗的話。我說被逼着，這是實情，因為我不會講話。更沒有在一二十位聽衆面前發表長篇言論的習慣。甚至事先預備好稿子，也沒有用。話語臨時不能由我控制，不聽我的指揮，他們不依次序搶着要先吐出來。何況事先我並沒有預備要發表議論。後來因為大家要我說，我只好說一點，好在這有事實作根據，不用我臨時編造。而且關於創作經驗，我還寫過一篇「創作生活的回顧」。我那天談到我怎樣寫「滅亡」。我說的和我在「創作生活的回顧」與「我的眼淚」兩篇文章裏敘述的事實差不多。不過我當時說得更簡單，更沒有條理。（後來我在聯大兩個文學團體的座談會中又談過同樣的話題，不過說得比較詳細一點）。

現在我讀到趙先生的通訊，倒使我驚詫了，趙先生說，我在會中「自己這樣說過：

「我寫小說的動機，是因為幼年讀的舊小說多，以為看小說的人多，小說容易感動人！……」我絕對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猶如我那天並沒有穿「灰」色的西裝，和「黃」皮鞋。（我身邊就沒有「灰」色西裝和「黃」皮鞋。）

我好幾次說過我並非爲了想做作家才寫小說。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就只是寫給我的哥哥和幾個朋友看的。關於滅亡的寫作，我會寫過下面的話：

「……於是聖母院的悲哀的鐘聲響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這樣的環境裏過去的回憶又來折磨我。我想到在上海時活動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鬥中的朋友，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我想到過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似地發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爲了安慰這顆寂寞的年青的心，我開始把我從生活裏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一面聽着聖母院的鐘聲，我一面在一本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裏我就寫成了滅亡的前四章。

「……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讀到巴黎各報的號外，知道我所敬愛的魚販子（就是滅亡裏說到的「先生」）和他的同伴被燒死在波士頓，查爾斯頓監獄裏的時候，我重讀着他寫給我的兩封佈滿了顫抖的字跡的信，聽着外面無數人的隱約的哭聲，我又從破書堆中翻出那本練習簿，繼續寫了滅亡的十七、十八兩章，以後又連續寫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

「……第二年……我接到一封經過西伯利亞來的信，這是我大哥從成都寄的。信裏充滿着感傷的話，大哥時常這樣地寫信的。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讀了。我不覺回想到從前做孩子時候我和他在一起度過的光陰。我愛他，但我不得不永久地離開他。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他的被傳統觀念束縛着的心却不能夠了解。我這時苦痛地思索了許久，終於下了一個決心。我從箱子裏翻出那一部未完的小說稿，陸續寫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以後這工作就沒有間斷了……這樣我的小說差不多完成了。在整個抄寫的時候，我……又添了一個結尾。……」

我寫小說是爲了安慰我的寂寞的心，是爲了發散我的熱情，宣洩我的悲憤，是爲了替那些被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逼迫着做了犧牲的年青人呼籲，叫冤。因爲我不能夠做別的事，有用的事情，因爲我沒有別的武器，我才拿起筆用牠做武器，來攻擊我的敵人。我寫的東西也許不配稱做小說，不過我可以說這是類似小說的東西。

我爲什麼寫出類似小說的東西，這就是因爲我從前讀過不少的小說，多少受了一點影響。所以在寂寞痛苦，心受熬煎的時候，拿起筆想寫點東西，就有意無意地採取了小說的形式。不過在這裏我應該聲明，我讀的舊小說並不多。我從前讀得更多的倒是林紓和別人繙譯的歐美小說，商務印書館的三集「說部叢書」我都讀過。我一定受了牠們的影響。

關於舊小說我近來聽見了幾個人的意見。前幾天一個朋友和我談起文藝的民族形式，他認爲章回體的舊小說也是民族形式之一，值得保留。我沒有機會讀到關於民族形式這篇文章，我還不知道這所謂「民族形式」應該怎樣解釋，因此不敢多嘴。不過我

想，多半是那個人誤解了別人的意思。並且像「話說，却說，且聽下回分解，」一類的老調，「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一類的描寫，只可以說是民族的渣滓，是應該被拋棄的，我對於文藝是一個門外漢，不過據我看來，應該保留的倒是民族精神，而不是形式。現在已經不是封建時代了。我們的經濟組織、政治組織、生活樣式都改變了。思想的表現方法，寫作的形式自然也應該改變。爲什麼我們還必須迷戀着舊的骸骨？而且要回到「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當時所攻擊的東西那裏去？

我也許是一個偏激的人。但是我覺得，我們在這時候正應摔掉一切過去的陰影，以一種新的力量向新的路上邁進，不要讓種種舊的形式抓住我們的靈魂。而且我們應該記住，日本侵略者在佔領區中努力提倡保存的正是我們的文藝的舊形式。事實上在滬西活動，在南京做官，在北平專逆的人中也有不少吟七律七絕，寫「話說……下回分解」的人。有一個時期上海的舊詩社還做了汪派拉人的機關。這事實倒希望那些把思想和形式分開的人多想一想。

三

現在是上午十點半鐘，還沒有聽見警報。日本人廣播說今天要再來炸昆明。一個星期前昆明還遭過一次二十七架日機的大轟炸。今天不知道他們又要來一個怎樣的屠殺。不過警報未放前，我還可以在市區裏安靜地寫文章。而且我已經寫了三個半鐘頭了。今天爲了等警報，我在七點鐘以前就起來了的。這時罩在我們頭上的還是晴空，却也有好些片魚鱗似的白雲，半點鐘前還有兩架我們的飛機在雲間盤旋，如今空中却寂然了，我只聽見窗前樹上小鳥的鳴囀。

又過了一刻鐘，還是沒有動靜。沒有警報，我自然在天空找不到敵機的影子。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前年六月裏日本武士也曾揚言要在廣州拋擲一千個炸彈，去年正月他們又散布傳單說要在三天以內炸平桂林。事實證明這不過是空言恫嚇，不會得着武士預期的效果。

轟炸只是卑怯的屠殺，懦夫的行爲。勇敢的人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與敵人搏鬥。躲

在上空拋下武器，或害徒手的人羣，摧毀木料的建築，這行為裏並沒有一點英勇的性質。多轟炸一次，不過在這兩個民族中間添一筆血債。若說用轟炸就可以摧毀對方的抗戰精神，收得投降的效果，這是在做夢。歷史上就沒有這樣的先例。何況中國有着那麼廣大的國土，那麼衆多的人民，這是日本的有限的炸彈所炸不盡毀不完的。

讓那些武士躲在雲端做他們的好夢罷。我們是不會投降的。而且不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永不會停止抗戰。我相信有一天我們會看見他們從雲端跌下來，被埋葬在污泥裏！

一九四〇年十月七日十一時半在昆明

文章剛寫好，警報響了。我到了郊外，便看見二十五架敵機飛過我的頭上，接着炸彈在市區東南角爆炸了。我只看見往上冒的濃黑的煙，却不知道災區在什麼地方。

下午一時在田上記。

先死者

今天我又走過金碧路災區。

這是第二次了，三天前的夜晚也到了這裏。那時我是在黑暗中摸索，靠着一隻手電筒的快要熄滅的微光給我指路。我只知道自己是迎着塵土與人聲走。我再也認不出近來時常經過的那條熱鬧街道。磚塊絆住我的腳，背影擋住我的眼光，我終於停住了。我看見就像要倒下似的斷壁。那個華麗的建築只剩了半個空架子！我小心地下着脚步，怕讓壞電線纏住我的腳。我依舊用手電筒照路。在這條黑暗的街中，就只有「火閃」似的手電筒的光。好幾道光亮照在瓦礫堆上。一些人站在那上面工作，另一些人立在街心望着瓦礫堆嘆氣。我也把眼光往那邊射去，我只看見磚瓦，木片與灰塵。

還是這同樣的廢墟，不，我應該說同樣的傷痕，這三年來，我在廣州，武昌，梧州，桂林，金華都見過了。中國的土地在受難，在受磨鍊，在受煎熬。每個人都跟着牠受苦，但都看見牠在苦難中生長。多看見這樣的傷痕，自然給人增添痛苦，但同時也加強了我對未來的信念。

今天我又走過這條傷痕滿身的街。

白日的光亮把犯罪者的成績完全顯露出來。每一塊碎磚，每一片斷木，每一堵斷壁，每一個破洞，都在訴說傷痛，都在叫喊復仇。

在一個瓦礫堆上，仍還有好些人躬着身子在工作。十幾具白木薄棺材擱在他們旁邊。我沒有心腸去數棺材的數目，不過我注意到其中有三具放在另一邊和別的不在一起。我在瓦礫堆前立了三五分鐘，正在舉腳往前走時，忽然聽見身旁一個人說：「有十七個人埋在裏頭，現在才挖出來三個。」

我又站住了。我把眼光射在那三具白木棺上。薄薄的木板蓋着三個無名者的屍體。

我看不見一點可怖的景象。我不知道這些人的生前事跡，也不知道他們遺留下一個什麼樣的_一家庭。我也許就沒有見過他們的面貌。但是我默默的_一揭下帽子，我的眼睛被淚水打濕了。

我想，他們躺在棺材裏該不會有怨言罷。他們跟着中國的土地受難，他們默默地交出生命，是爲了這土地的生長而倒下了。他們用自己的血灌溉他們所愛_一的土地，對這土地他們是盡了最後的力量了。以後的便是我們的工作。該我們來繼續他們的工作。該我們來完成他們的工作。我們沒有理由哀悼他們。我們倒應該尊敬他們。他們並非不幸的徒然的犧牲者。他們用血來照亮我們的前進的路。這樣的血是會發出光輝的。

「我流的是感激的眼淚。對這些先死者，我沒有資格來哀悼他們。」這樣說着，我一面伸手擦了擦眼睛。

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在昆明

靜寂的園子

沒有聽見狗的聲音。現在園子裏非常靜。那株不知名的五瓣的白色小花仍還寂寞地開着。陽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樹上，給那些綠葉塗上一點黃色。天是晴朗的。我不用抬起眼睛就知道頭上是晴空萬里。

忽然我聽見洋鐵瓦溝上有鈴子響聲。抬起頭，正看見兩隻松鼠從屋瓦上溜下來，這兩隻小生物在松枝上互相追逐來取樂。牠們的絨線球似的大尾巴，牠們的可愛的小黑眼睛；牠們的頭頸上的小鈴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轉睛地望着窗外，但是牠們跑了兩三轉，又從籐羅架回到屋瓦上，一瞬間就消失了。依舊把這個寂寞的園子留給我。

我剛剛埋下頭，又聽見小鳥的叫聲，我再看，那株梅樹枝上立着一隻青灰色的白頭

小鳥，昂起頭得意地在歌唱。還有，那根橫在屋頂上面的電燈線上，有一對麻雀在那裏吱吱喳喳地講話。

我不瞭解這樣的語言。但是我在那些聲音裏面聽出了一種安閒的快樂。牠們要告訴我的一定是牠們的喜悅的感情。可惜我不能回答牠們。我只把手一揮，牠們就飛走了。我的話語不能使牠們留住，牠們留下一個園子的靜寂。不過我知道牠們過一陣又會回來的。

現在我覺得我是這園子裏唯一的生物了。我坐在書桌前俯下頭寫字，沒有一點聲音來打岔我。我正可以把整個心放在紙上。但是我却漸漸地煩躁起來。這寂靜像一隻手慢慢地挨近我的咽喉。我感到呼吸不暢快了。這是不自然的靜寂。這是一種災禍的預兆。就像暴雨到來前那種沉悶靜止的空氣一般。

我似乎在等待什麼東西。我有一種不安定的感覺，我不能夠靜下心來。我一定是在等待什麼東西。我在等待空襲警報。或者我在等待房東家的狗吠聲，這就是說預行警報

已經解除，不會有空襲警報響起來，我用不着準備聽見那淒厲的汽笛聲（空襲警報）就鎖門出去。近半月來晴天有警報差不多成了常例。

可是我的等待並沒有結果。小鳥回來後又走了；松鼠們也來過一次，但又追逐地跑上屋頂，我不知道牠們消失在什麼地方。從我看不見的正面樓房屋頂上送過來一陣咕咕的烏鴉叫。這些小生物不知道人間的事情，牠們不會帶給我什麼信息。

我寫到上面的一段，空襲警報就響了。這等待果然沒有落空，這時我覺得空氣在動了。我聽見巷外大街中汽車的叫聲。我又聽見飛機的發動機聲，這大概是民航機飛出去躲警報，有時我們的驅逐機也會在這種時候排隊飛出，等候着牠們的敵人。我不能再寫了，便拿了一本書，鎖上園門，匆匆走出外面。

在城門口經過一陣可怕的擁擠，終於到了郊外。在那裏耽擱了兩個多鐘頭，和幾個朋友在一起，還在草地上吃了他們帶出去的午餐。警報解除後我回來，打開鎖，推開園門，迎面撲來的仍還是一個園子的靜寂。

我回到房間，回到書桌前面，打開玻璃窗，在繼續提筆前還看窗外，樹上，地上，滿個園子都是陽光。牆角一叢觀音竹微微地在飄動牠們的尖葉，一隻大蒼蠅帶着嗡嗡聲從開着的窗飛進房來，在我的頭上盤旋，一兩隻烏鴉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叫，一隻黃色小蝴蝶在白色小花間飛舞。忽然一陣奇怪的聲音在對面屋瓦上響起來。又是那兩隻松鼠從高牆沿着那洋鐵滴水管溜下來。牠們跑到那個支持松樹的木架上，又跑到架子腳邊有假山的水池的石欄杆上，在那裏追逐了一回，便沿着木架跑上松枝，隱在松葉後面了，松葉動起來。梅樹的小枝也動了，一隻綠色小鳥剛歇在那上面。

狗的聲音還是聽不見。這些時候那裏沒有一點聲音。我想大概這家人大清早就到城外躲警報去了，現在還不會回來。他們回來恐怕要到太陽落坡的時候。那條肥壯的黃狗一定也跟着他們「疏散」了，否則會有狗抓門的聲音送進我的耳裏。

我又坐在窗前寫了這許多字。還是只有烏鴉和小鳥的叫聲陪伴我，蒼蠅的嗡嗡聲早已寂滅了。現在在屋角又起來了老鼠啃東西的聲音。都是響一回又靜一回的。在這個受

着轟炸威脅的城市裏我感到了寂寞。

然而像一把刀要劃破萬里晴空似的，嘹亮的機聲突然響起來。這是我們自己的飛機。聲音多麼雄壯，牠掃除了這園子的靜寂。我要放下筆到庭院中去看天空，看那些背負着金色陽光在藍空裏閃耀的灰色大蜻蜓，那是多麼美麗的景象。

十月十一日在昆明

狗

早晨我的園子外面意外地起了一陣狗叫。這大概是隣家那條黑白花狗的聲音。我想起了這裏的大黃狗。我好幾天沒有看見牠了。

往常，敵機還沒有來這裏大轟炸的時候，早晨，我起身不久就會聽見房東家通園子的小門依呀地一響，一條狗帶着快樂的叫聲奔馬似地從窄小的過道跑進園子來。牠並不挨近園中花草，也不去找尋食物。牠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到掩着的園門前大聲叫喚，一面用嘴和腳去推動那門，想把門撥開。然而門是扣上了的，牠努力許久都沒有用。有時牠居然把扣子搖脫了，但房東家的小孩又馬上來把扣子扣好。牠始終打不開那兩扇紅漆木門，不過從門縫裏牠可以嗅到外面的空氣，瞥見外面世界的顏色。

牠每天總要在門邊徘徊好些時候，有兩三次牠還帶着求助似的吼聲用力抓那木門。但是門始終關閉着。沒有人來給牠幫忙。牠又望着門狂吠一會，然後絕望地轉身往園內跑。牠經過我的房門，跑到後面園子裏去。後面的園子比較大，那裏還有房東爲他們一家人建築的防空室。可是牠在那地方只跑了一兩轉，房東的小孩又來把牠喚了進去。於是小門一閉，園子裏又寂然了。

在上月三十日的大轟炸後，一連幾天園子裏都沒有狗的腳跡。我上午照例在房裏讀書寫字來等警報。有時我把疲倦的頭從桌上抬起，我就想起了那條狗抓門的事情，聽不見那樣的聲音，我覺得很寂寞。

昨天早晨我剛剛從書桌前坐下，就聽見房東家小門打開的聲音，我想，黃狗該出來罷，果然那條大黃狗箭也似的飛了出來。

雖然別了幾天，牠還是沒有忘記牠的日課。牠進園內第一件事就是抓門。自然這不會有結果，不過這一次牠的渴望似乎更大了。牠帶着瘋狂樣子不住地推門，牠好像抱了

不把門推倒不停止的決心似的，可是牠剛把扣子搖脫，房東家的小孩就立刻跑來扣上，而且等牠剛轉身往後園跑去時，那個小孩便將牠趕進過道，趕進小門，使牠的影子消失在依呀的閉門聲裏。

我想到那條得不着自由的狗的失望，心裏非常不舒服。我還記起牠好幾次帶着和善的樣子望着我叫的事。兩個月來牠從沒有用過兇惡的眼光看我。牠或許是把我當作朋友來向我求助也未可知。可惜我不懂牠的言語，不能夠給牠幫忙。我明白自由是一個生物所不可缺少的東西，不說人，便是狗也知道愛自由。然而我不能幫助牠得到自由。

寫完以上的話，我又因了空襲警報跑到郊外。今天看到了可怖的轟炸。下午五時回到城裏，在災區走了一轉，觸目盡是斷瓦頽垣。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在一間倒下的房屋前面看見一條狗的屍身，連肚腸都露在外面。

晚間回到園子裏，迎着我的只有冷冷的月光，和蟋蟀的悲鳴。我站在松樹下水池旁邊，我想起了那條愛自由的狗。我不知道牠會不會也得到這樣的結果。我還記得牠的面貌，尤其是當牠和善地望着我的時候，牠就像一個長髮，長眉，長鬚的老人。

十月十三日在昆明

轟炸中

當二十七架敵機飛過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幾個人正躺在草地上，樹葉給我們遮了當頂的陽光，但我偏起頭就可以看見一藍無際的天海中飄浮着二十七隻排列得很整齊的白亮蜻蜓，從樹下看，這些似乎是可愛的東西。然而牠們帶給我的却只有憎恨和畏懼的感覺。我剛才還聽見炸彈爆炸聲。現在炸彈又在我們的前後左右響了。和「狂朗狂朗」聲相似的巨響，使我們四周的空氣震動起來，我不知道炸彈落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這些殘酷的侵略者要到什麼時候才終止牠們的屠殺行爲。我們靜靜地伏在地上，偶爾用極低微的聲音交出一兩句短語。機聲極大，並且愈過愈響。我抬起眼睛看天，我滿眼都是陽光，只看見頭上一片無涯的藍海，却找不出一個白點子。但是機聲就在我們四周響

，我覺得牠們始終在我們頭上盤旋。難道牠們仍還在找尋目標？難道今天牠們不給我們一個喘息的時候？機關槍聲，高射砲聲，炸彈聲，混雜在一起成了恐怖的音樂。尤其使人心悸的是那飛機俯衝投彈的聲音。但這時候我的心反而安定了。我似乎在等待死，對將來不存一點希望，也就沒有一點雜念。不過根據我過去的經驗，我沒有聽見炸彈在空中旋轉而下的聲音，我知道彈落的地方和我們還有相當的距離。這個判斷，使我從容地坐起來。

但是一種沙沙聲突然響起來，聲音不小，我知道這是可怕的聲音，連忙伏在地上。於是一個大的爆炸聲響了，我的身子受到一下震動。另一個年青朋友跑到稻田裏去，他伏在剛割好的稻草上。他後來告訴我們，他被這震動拋了起來，這把他駭壞了。

在這個巨響以後，我們等待着第二次的同樣聲音。但是除了機聲外聽不見什麼。空氣也似乎較為甯靜一點。

我想，今天的災難大概完結了。我噓了一口氣，正要立起來，忽然一陣飛機俯衝聲

隨風送進我的耳裏，聲音十分響亮，我瞥見一架敵機的影子掠過我們頭上，我的心被一個恐怖的念頭抓緊了，我默默地等待着這最後的災難。

然而跟着來的却是安靜。機聲也漸漸地死去了。過了片刻，四週還沒有動靜。這彷彿告訴我們敵機已經離開市空了，我們一個一個地站起來，伏在田裏的人也走過來，大家開始講話。所有的眼睛都望着市區的西方。那裏正冒着大股黃黑濃煙，煙霧遮蓋了天空的那一角。

「我們的家一定炸掉了，」在書店做事的朋友帶着絕望的表情說。我也住在那書店的棧房裏面，就是在那個花園裏。

「我們的學校恐怕也靠不住了，」第二個朋友說。

「日本人欠中國人的這筆債不曉得要到哪天才還得清，」第三個朋友說。

我沒有說什麼，我却在想這筆血債將來應該怎樣地償還。

回到城裏才知道我們的「家」完好無恙。但是第二個朋友的學校却遭了慘炸，連他們的宿舍也被震壞了一部份。

十月十三日在昆明

十月十七日

空襲警報發出後已經很久了。我攤開帶在身邊的那張油布，在樹下小河邊一塊斜坡上，差不多要睡着了。我閉着眼睛，讓那些從樹葉叢中洒下來的秋陽的斑點隨着風在我身上，臉上移動，我恍恍惚惚地聽見兩三個人在我後面低聲講話。

有時我睜開疲倦的眼睛，看見下面大片金黃色的稻田裏，幾個頂着藍布包頭帕的農婦躬着身子在割稻。四圍靜得很。連微風吹過，一羣蚱蜢在稻草中間跳躍的聲音，也隱隱約約地聽得見。

抓住人的心的是那突然響起的機聲。許多隻眼睛從草地上抬起來在空中找尋。那是我們自己的飛機，牠的大的灰影子使晴朗的藍天變得更美麗了，但是牠只給我們留下這

匆匆的一瞥。

「教練機飛走了，一定是有情報，敵機要來了，」旁邊另一株樹下一個穿制服的人說。

接着是一陣窒悶的沉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在稻田裏有好些人慌亂地向着我們這面跑來。

從遠處響起另一種機聲，這是那種使人心悸的聲音。牠漸漸地變大，告訴人那殺人的利器向着這城市來了。

我躺在地上，好像受到了一種壓迫似的。我煩躁地一翻身。我略略抬起頭看對岸只隔着這條溝的小河，對岸和這裏極相像，也是被一排樹掩蓋着，斜坡下也有一片金黃色的稻田，先前對岸還有一些人頭在幌動。如今映入我眼裏的只有綠草和黃土。

「敵機！敵機！」後面有人恐怖地低聲叫起來。他伸手指着頭上的天空，他報告敵機有三架。

我的眼光沿着他的手指往天空射去，正看見一隻小小的白蜻蜓從白雲裏飛出來，我的眼光移動一下。我又看見了另外的兩隻。牠們就在我們的頭上飛，在上面盤旋一回，就不見了。起初我還聽見機聲，後來就寂然了。我想，這大概是敵人的偵查機罷。但是等我剛剛寬鬆地噓一口氣時，另一種更可怕的使人不用分辯就明白的轟炸機馬達聲又突然自遠而近，由小而大，帶着大的威脅來了。

「來了，」有人用壓抑住的低聲說，我帶點驚恐地略略舉頭看下面，看四週。沒有人影。運割稻的農婦也失蹤了。在未割的稻田上，在細好的稻束上穀穗垂下牠們的珠串似的頭，嘆氣似地在風裏微微搖擺。

「不要動，」有人在後面低聲干涉我，我默默地躺下。

「在那裏，三中隊，二十七架，」穿制服的人說。

我聽見強大的機聲，這就像是從我的頭上發出來的。我連忙用眼光去找尋。在藍天裏很美麗的現出了一羣白蜻蜓的影子。我數着牠們，九隻一羣，共三羣，但有一羣中少

了一隻。清清楚楚的是二十六架。牠們正向着我們這方面飛來。

在我週圍只有死一樣可怕的靜寂。我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樣的災禍，我不知道我們還能不能看見明天的陽光，和我們這個可愛的和平的都市！我只有靜靜地等待着。我也明白這等待是不會久的。

高射砲在我左邊響了，飛機俯衝投彈的聲音也聽見了，這是在城市的東南角。那二十六架敵機還安閒地在我們頭上飛。這發見增加了我的恐懼。我不知道今天來的敵機有幾批幾架。我不知道牠們是不是懷着殘酷的目的要來把整個繁榮的城市炸成灰燼。

高射砲在我右邊響了。接着是大批炸彈落下的聲音。我立刻明白是我們後面那個工廠區的某小鎮被炸了。在這邊是高空投彈。好像一下子就投下了幾十顆似的，唰唰地響個不停，配合着左邊連續的俯衝投彈聲，成了一曲送人進地獄去的可怖音樂。

這時除了炸彈爆炸，飛機俯衝的聲音外，只有另一株樹下一個老太婆帶着青白色臉閉着眼睛，合掌低喚「阿彌陀佛」。

右邊二十六架敵機投了大批炸彈後便逃走了。剩下大股白烟從樹梢冒起來。在左邊投彈的飛機似乎只就有兩架，（我只看見兩架），牠們從容地投了幾次彈，在那個被黃黑煙濃罩着的城市的一角盤旋了一會，才滿足地飛開了。

我立起來，就在那斜坡上看下面那個受難的城市。東南角上的黃煙還很濃。我不知道災區在什麼地方。不過從那方向揣測，我想大概還是在金碧路一帶熱鬧的市區。

黃煙漸漸淡去，樹木房屋現出一點輪廓，不久牠們都像先前那樣清晰地圖書似的嵌在晴爽的藍天裏，我再找不到這城市的傷痕，我的心裏略略感到一點寬慰。我轉身看受難的另一個地方，那裏還冒着大股白煙。在那個小鎮裏一定有房屋在燃燒，我彷彿還聽見爆炸聲。

我又回轉身再看市區，那裏的藍天也被一股筆直的黑煙塗亂了。難道有什麼建築起了火？我的心受着熬煎了。

市區的黑煙不久也就消散了。工廠區的白煙却仍還貼在樹梢，許多避難者唉聲嘆息

着我們的損失。

警報解除後我經過稻田走上大路，看見一個洋車夫模樣的中年男子，坐在路旁自語似地罵道：

「×你媽，你把昆明就炸光了，老子也還是要抗戰！」

我回到市區，才知道這一天的空襲並沒有帶給我們多大的損害。

十月廿一日在昆明

在瀘縣

知道船要在瀘縣過夜，等牠靠好碼頭，我就拿起大衣，載上呢帽到岸上去，這時是午後三點鐘光景。

我慢步走上土坡，在一個墩上站住，便掉轉身子去看江景，白帶似的江水橫在我的脚下，映着午後秋陽，發出悅目的閃光，和天空成了一樣的顏色。岸邊一片沙灘，幾間茅屋，兩隻圍船，還有一列帆檣高聳的小舟。這些似乎全陷入靜止的狀態，但是來往的人却使牠們活動了。人們像帶色的棋子一般在這塊大棋盤上不停地跳動。人們像一根線從圍船拉上土坡，於是顏色和聲音混雜在一起從我面前飄過。一切於我都是十分親切。我懷着輕快的心把牠盡量收入我的眼裏。我望着四週景物漸漸地回復到靜止狀態中，我

才拔腳往坡上的城市走去。

這是我第二次踏上瀘縣的土地；第一次我看見這一切是在十七年前，那時我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那顆年青的純白的心。現在我重睹這可愛的土地，我的心已經蓋滿了人世的創傷，我不能說這十七八年的苦鬥給我帶來什麼結果，不過我走進瀘縣的街市，仍然只是這輕鬆的身子，我的兩手並不會染過一滴別人的血。我想我應該有了大的改變。但是站在一個「擲糖羅漢」的攤子面前，聽着從兩個人手裏先後擲下的骰子聲，望着攤子上三四排長短不齊的糖人，我忽然覺得自己回到小孩時代了，那個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碗裏的孩子彷彿就是我。我留戀地在這攤子前站了一刻鐘光景，我感到一種幼稚的喜悅，那個孩子空着手走開了，他講話用的是我極其熟習的聲音。這聲音引着我走了大半條街。我跟着小孩走，好像在追自己的影子，我似乎一跳就越過了二十年的長歲月。

然而就只走了大半條街，就只有了這短短的快樂的時刻！我突然被拉回來了，從遠

去了的年代回來了。一片被蹂躪過的廢墟橫在我面前，全是碎磚破瓦，只有傾斜欲墜的斷牆頽壁，殘剩着來告訴我們人家的界限。焦炙的黑印塗污了粉白牆，孤寂的樑柱帶着傷痕向人訴說昔時的繁榮和今日的不幸。有一處，在一堵較大的白壁上觸目地現出「我們要替死者復仇」的標語。我隔着廢墟望這些字，這時下落的太陽的餘暉正歇足在這斷牆上像一片血光，還罩住了標語的一半字蹟。

這不是我的錯覺，我看見的應該是血。在這些瓦礫堆中不知埋葬了若干善良的生命。半個不設防城市的毀滅必然包含無數兇殘的暴行，燒夷彈點燃的烈火一定會像渴血猛獸似地吞食了許多人的血肉。這都是說着我熟習的語言，過着我熟習生活的人的血，血塗在牆上，血也塗在我的心上。是這些人的血自己在向我講話，是這些人的血自己在叫喊復仇。

我站在廢墟前面，讓一陣憤怒的火燒着我的心。我的孩子的夢醒了。從前的繁榮的街市我只能在記憶裏找尋，墳墓似的瓦堆掩埋了舊日的腳跡。甚至在這江邊小城裏，還

有血痕來燒我的眼睛，不容我的心在昔日的夢中逃避！

慘痛的記憶接連地來了。牠們從四面八方襲來，我不能驅走牠們，我移動腳往前走，還是看見同樣景象，我還是想著同樣情形。我加快脚步往前走，一座高塔似的鐘樓欄住我的視線，「怎樣還剩下這個東西」？我剛這樣想，我的腳就停住了，好像突然受到驚恐似的。我明明看見一具骷髏！那座教堂的鐘樓已經成了風化的乾屍，但是牠依然僵立在坡上，洞穴似的眼睛望着我，彷彿在告訴牠所身受的酷刑。

我默默地看着，默默地聽着，看那枯焦的骨架，聽那無聲的語言。這裏有一段悲慘的被蹂躪的故事。但是我慚愧我只有這無力的手，不能給牠一點安慰和援助，我低下頭走到牠旁邊。我的眼光被幾個濃黑的大字吸引住了，依舊是抗戰的標語，他們就寫在這教堂的牆柱上，這是我看慣了的字句。但這時我的頭昂起來了，彷彿有一道強烈光芒射進我的肺腑，照亮我的胸膛。我感到勇氣的加增。我的信念在這裏又受到一次鍛鍊。然而牠還是堅強地從火裏出來了。我沒有說錯話：只有抗戰才能夠維持我們的生存，和平

却會帶來毀滅的命運。曾是和平的象徵的十字架已經融化在大火中，而代表一個民族生存的意志的標語却顯明地留在斷壁殘柱之上，感動了千萬的人。這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

我的思想跑得真快。在這短短幾點鐘內，我經過了一個民族的若干年的受難的歲月，經歷了一個平凡人的二三十年的生活。但是我瞥見一線光明了。

我終於走過了斜坡。眼前現出一片綠色，我還聽見有力的年青的聲音。原來我走到公園了。這裏還是完好的。在樹蔭下圍着一張竹製的小茶桌，六七個穿制服的青年坐在竹椅上，慷慨激昂地爭辯着，我走過他們身邊，我在磚砌的欄杆前面立了片刻，我聽見幾句話。他們在談論中國的將來，這的確是一個大題目。一個二十來歲的人捏緊拳頭大聲說：「我知道時代是永遠前進的。但是我們要推動時代，不要讓時代把我們拖起走。」

我已經走過了這張茶桌，但是另一個人的激動的聲音還從後面追上來：「我們一定會得着最後勝利，我們要爭取這最後勝利，我們要保持這最後勝利，不管付怎樣大的代

價，流怎樣多的血，我們要奮鬥到底！」

我站住，傾聽下面的話：「物質的損失，生命的犧牲，就會帶來多少大的結果！你看，我們就要在這一片廢墟上建造起九層寶塔來。」

我感到極大的歡喜。我的確瞥見光明了。這是年青的中國的呼聲。這是在轟炸的威脅下長成的中國的呼聲，牠是何等的響亮，何等有力！我相信他們，我等在那廢墟上建造起來的九層寶塔。

回船去以前我還在各處走了一轉。我走過一條很長的馬路，我沒有注意街名，但我知道這是本城的唯一的熱鬧街市，這裏兩旁都是完好的商店，還有許多白木新屋，另外在較冷靜的街上我看見新的巨廈骨架和「上樑大吉」的紅紙條，一個中國的城市從廢墟裏活起來了，牠不斷地生長，發達。任何野蠻的力量都不能毀滅它。我懷着這信念回到船裏。

晚上十點鐘左右船開往藍田壩上煤，就泊在那裏，第二天晨光熹微中船載着我們離開了瀘縣，緩緩地往上游駛去。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重慶

做一個戰士

一個年青朋友寫信問我：「應該做一個怎麼樣的人？」我回答道：「做一個戰士」。

另一個朋友問我：「怎樣對付生活？」我仍舊回答道：「做一個戰士」。下面是我的解釋：

「我激盪在這縣綿不息的生活洪流之中，我就應該追逐這洪流，而且追過牠，自己去造更廣而深的洪流。」

「我如是一盞燈，這燈的用處便是照澈那多量的黑暗。」

「我如是一隻穿山甲，這穿山甲的工作，便是一心穿掘自己的道路。」

「我如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濤去洗滌一切海岸邊陳腐的積物」。

這是友人範予的話。這一段話，很真實，很恰當地描寫了戰士的生活。

在這時代，戰士是最需要的。但這樣的戰士，並不一定要持槍上戰場。他的武器也不是槍彈，却是智識，信仰，和自己的意志。他要把自己的意志，鍛鍊成比槍彈更鋒利，更堅實，更耐用的東西。他並不要流仇敵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敵人的死命。

戰士是永遠追求光明的，他並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陽光，他却在暗夜裏，燃起火炬，給人們照亮道路，使他們走向黎明。驅散黑暗，這是戰士的任務。戰士的住所正是陰暗醜陋的地方。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對着黑暗，和躲藏在陰影裏面的魍魎魍魎搏鬥，他要消滅牠們而取到光明。戰士是不知道妥協的。他不得着光明便不會停止戰鬥。

戰士是永遠年青的，他的精力不會有衰老的時候。他不猶豫，他不休息。他深入在人們中，找尋蒼蠅，毒蚊……等等危害人類的東西，他不斷地攻擊牠們，不肯與牠們共同生存在一個天空下面。對於戰士，生活就是一個不停止的戰鬥，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

，便是帶着滿身傷痕而死去。在戰鬥中力量只有增長，信仰只有加強。這兩者會給人帶來活力。在戰鬥中給戰士指路的是「未來」，「未來」給人以希望和鼓舞。戰士永不會失去青春的活力。

戰士不知道灰心與絕望的。他甚至在失敗的廢墟上還要集起破碎的磚石重建九層寶塔。沒有一個打擊能擊破戰士的意志，只有死的時候他才閉上那炯炯的眼睛。

戰士是不知道畏縮的。但他的脚步很堅定。他看定目標，便挺直身子向前走去。他不跳躍，也不怕被絆脚石摔倒，沒有一種障礙能使他改變心思，他能夠忍受一切，而達到他選定的目標。假象決不能迷住戰士的眼睛，支配戰士的行動的是信仰。戰士不知道懼怕。他也不知道失敗。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棄」工作。

這便是一個戰士。在這樣的戰士身上並不具有超人的性質。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個戰士，只要他有決心。所以我用「做一個戰士」的話來激勵那些陷在徬徨苦悶中的青年朋友。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在上海

『重進羅馬』的精神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後，許多人懷着恐懼和不安離開了上海。當時有一個年青朋友在給我的信函裏絕望地伸訴着留在孤島的青年的苦悶，我無法安慰他。但我想起了聖彼得的故事。

據說，尼羅王屠殺基督教徒的時候，鬥獸場裏充滿着婦女的哀號，烈火燒焦了被縛在木樁上的傳教者的身軀，這時教徒聖彼得聽從一些信徒的勸告，祕密地離開了羅馬城。在路上他忽然看見了基督的影子。這使他驚奇了。他跪下去惶恐地喃喃問道：「主呵，你往那裏去？」主嚴肅地回答着：「到羅馬。」主說：「你離開了我的百姓，所以我

要回到羅馬去，讓他們再把我釘一次十字架。於是基督的影子消滅了。彼得感動地站起

來。他現在沒有一點疑惑，他扶着拐杖往回頭的路上走去。這樣他重進了羅馬城。在那裏他終於被人捉住釘死在十字架。

就是這種「重進羅馬」的精神奠定了日後基督教發展的柱石。號稱「黃銅鬍子」的尼羅王，雖然用了火與劍，用了鐵釘和猛獸，也不能夠毀滅牠。這是很好的歷史的先例，孤島上的中國人，正應該牢記不忘的。

然而現在很多的人嚷着「到內地去」的口號了。這呼聲是很普遍的，尤其在青年中間。有些人冒危險忍辛苦離去了孤島；有些人爲了環境關係被迫着留在這裏，因而感到徬徨絕望。把內地視作樂園，想到那裏去呼吸自由空氣的人是不不少的。還有更多的人將孤島看作黑暗地獄，怕在這裏受到些微的損害。激動着每個青年的心胸的是那個對於自由的渴望，這一點我們很知道。

自然，每個人都有權利呼吸自由的空氣，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他們。那些有翅膀的，就讓他們遠走高飛，我們也不想加以阻止。但是對於羽毛殘缺或是尚未豐滿的，我們便

不能讓他們在嘆息中消耗日子。因為他們並非真如他們自己所想像的比別的人更不幸，他們忘却了他們自己的肩上還擔負着與別人的同樣重大（也許更重大）的任務。固然可以使人呼吸自由空氣的內地是我們的地方。但那被視作黑暗地獄的孤島又何嘗不是我們的土地！直到現在牠還不會被魔手抓在掌心裏，未必就該由我們自己來放棄？自由並不應該被視作天賜的東西。先哲說過：「自由是有代價的。」真正酷愛自由的人，並不奔赴已有自由的處所，他們要在沒有自由或失去自由的地方創造自由，奪回自由。為求自由而捨棄沒有自由的地方，這樣的人根本就不了解自由。瑪託士·陪因說得好：「不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祖國。」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的陪因是比誰都更了解自由的意義的。

唯其沒有自由，更需要人來為牠爭取自由。唯其黑暗，更需要人來為牠帶回光明。只要孤島不被中國人完全放棄，牠終有得着自由見到光明的一天，孤島比中國任何地方都需要着工作的人，而且在這裏做工作比在別處更困難，這裏的工作者應具有更大的勇

氣，更大的鎮靜，更大的毅力。工作的種類很多，其重要並不減於前線作戰。這樣的工
作是值得有為的青年獻身從事的。現在將擺在眼前的這工作置之不顧，而成天嚷着：「
到內地去呼吸自由空氣，」這樣的人並不是忠實的工作者。我們平時責備失地的將士，
臨到我們來「守土」的時候，我們就該看輕了我們的職責？撇開孤島的歷史不說，難道
這四五百萬中國國民居住的所在就是一塊不毛的瘠土？誰能說忽忽地奔赴內地尋求自由
生活，是比較在重重包圍中沉默地冒險工作更有利於民族復興的偉業？反之，「重進羅
馬」的精神倒是建立新中國的基石。這不是一句空話。我們在失地中已經見到了不少的
例子，不少的這種精神的表徵。這種精神不會消滅，中國不會滅亡，這是我可以斷言
的。

因此住在孤島上的人，尤其是青年，應該感到他們的責任重大而興奮起來，不要再
徬徨苦悶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在汕頭

悼魯迅先生（文藝月刊一卷六期卷頭語）

十月十九日下午一個不幸的消息從上海的一角發出來，在極短的時期內，就傳遍了全中國，全世界：

魯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電，輓辭，眼淚，哀號從全中國各地方，像洪流一般地匯集到上海的一角來。任何一個小城市的報紙上也載出了哀悼的文字，連最遠僻的村鎮裏也響起了悲痛的哭聲，全中國的良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地悲痛過的。這一個老人，他的一支筆，一顆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業。甚至在靜靜地閉上眼睛把生命交還給創造者的時候，他還把那成千成萬的人牽引到他的身邊。無論是親密的朋友或恨深的仇敵，都同樣懷

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遺體前面哀痛地低下了頭，至少在這一刻全中國的良心是聯在一起的。

我們沒有多的言辭來哀悼這麼一個偉大的人，因為一切的話語在這個人的面前都成了十分渺小，我們不能夠單拿眼淚來埋葬死者，因為死者是一個至死不屈的英勇鬥士。但我們也不能抑制了悲痛來否認我們的損失；跟着這個人的死我們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導師，青年失去了一個愛護他們的親切的朋友，中國民衆失去了一個代他們說話的人，民族解放運動中失去了一個英勇的戰士。這缺額是無法填補的。

魯迅先生是偉大的，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一句話。但我們並不想稱他做巨星，比他做太陽，因為這樣的比擬太抽象了。他並不是我們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壯觀。他從沒有高高地坐在中國青年的頭上。一個不識者的簡單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的胸懷的吐露；一個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籲，也會得着他的同情的幫忙。在中國總沒有一個作家能像他那樣地愛護青年的。

然而把這樣的一個人單看作中國文藝界的珍寶是不夠的。我們固然愛惜他在文藝方面的成就，我們也和別的許多人一樣以爲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我們應該更重視——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他是一個偉大的戰士，在人類解放運動中，他是一個勇敢的先驅。

魯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偉大的。近二三十年來，他的正義的呼聲，響澈了中國的暗夜，在荊棘遍地的荒野中，他執着思想的火炬，領導着無數的青年向遠遠的一線光亮前進。

現在這樣的一個人從中國的地平線上消去了。他的死是全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尤其是在國難加深民族解放運動熾烈的時候，失去了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導師，我們的哀痛不是沒有原因的。

別了，魯迅先生！「忘記我，沒有一個人能夠忘記你的。我們不會讓你靜靜地死去，你會活起來，活在我們的心裏，活在全中國人民的心裏，你活着來看大家怎樣來繼承你的遺志向着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邁進！」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上海

深的懷念

天空中響起了機關槍聲，三隻飛機在我們的頭上盤旋，我坐在黃包車上，膝前堆着印書用的報紙；銅板紙和模造紙重重的壓在我的頸後。在這時候我想起了我們大家敬愛過的魯迅先生，我忽然疑慮起來：爲什麼這些紙是用來印『紀念集』，而不是印他的著作？但是一個絕望的聲音在我的心裏說：「他死了！」我才記起他已經在一年前死了。

一年前我寫過：「跟着魯迅先生的死，我們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導師，青年失去了一個愛護他們的親切的朋友，中國民衆失去了一個代他們說話的人，民族解放運動中失去了一個英勇的戰士。這缺額是無法填補的。」的確我們的這損失至今還不會得到補

儼。

然而最近的一些事實却使我在前兩天寫了這樣的話：「我們說過要繼承魯迅先生的遺志前進。這不是一個空泛的諾言。東北各前線的砲聲和山間田畔士兵的赤血就是一個憑證。全中國兒女的心結成了一塊磐石；全中國兒女的力匯集成一股鐵流。這是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牠會把橫暴的侵略者打擊到屈膝的。」

我們相信魯迅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我們說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的實現，便是紀念魯迅先生的最好的紀念碑。這些都不錯。而且每個人都知道。新的中國是會到來的。但是有一件東西，魯迅先生的溫情和仁愛，我們却無法再領受到了。想到這一點，我只有讓深的懷念苦惱着我。

一九三七年十月在上海

寫給讀者 一 (「文叢」二卷四期卷頭語)

本期「文叢」付印時，編者已經走上「入川」的旅途了。大部分的稿子還是他在寂寞的旅途中整理好寄來的。我不忍辜負編者的熱心，答應盡力使這期刊物早日和讀者見面。我以為在十月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看見牠擺在廣州市內的書店裏。可是稿子還沒有全部排好，大亞灣的砲聲就隆隆地響了。我每天幾次跑去印局催促，回家連夜閱改校樣，結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得到全部紙型。那時敵騎已越過增城，警察也沿街高呼過「疏散人口」了。第二天夜間我們就倉皇地離開廣州。我除了簡單的行李外還帶了本期「文叢」的紙型，我就帶出這一付紙型，二十一期的「烽火」雖已全部排竣，可是沒有被製成紙型的幸運，便被燬在二十一日廣州市的大火中間。

我帶着紙型走過不少的地方，在敵人的接連不斷的轟炸下居然沒有把牠遺失或損壞，這倒是我想不到的。現在能夠將牠澆成鉛版，印成書冊，散布出去，在我也算是了却一個責任。我自然是很高興的。

這本薄薄刊物的印出，雖然對於抗戰的偉業並無何種貢獻，但牠也可以作爲對於敵人的暴力的一個答覆；我們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夠摧毀的。我們有着廣大的豐腴的土地，到處都埋着種子，我們的文化將跟隨着我們的土地和人民永遠存在。正如唐詩所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的文化也是燒不盡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桂林

寫給讀者

二 「文叢」二卷五六期合刊卷頭語

這期刊物是在敵機接連的狂炸中編排，製版，印刷的。倘使牠能夠被送到諸君的面前，那麼諸君可以相信我們還活着，而且我們還不會忘記你們。

你們不要驚訝我在這裏用了一「倘使」兩個字。編印這一本薄薄的刊物，我們也經歷了夠多的艱辛。這自然是一個不值得提說的小小工作，但我們也想盡我們一點微力酬答諸君對這刊物的愛護和對我們的期望。在這個城市裏除了一「交通阻塞」和一「物質缺乏」的限制外，我們的工作還不斷地受着敵機轟炸的威脅。用一兩個「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時間來克服這種種的障礙，在這時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們畢竟忍受了「下白眼」，吞食下悲憤默默地做去了。

但是甚至在今天我們也還不能夠斷定我們的努力將有什麼樣的成績。說不定兩個鐘點以後便會有幾十架敵機闖進這城市的天空來毀壞我們的一切。這不是我的過慮。七年前在上海開北的土地上我的一部長篇小說原稿跟着侵略者的燒夷彈化為灰燼，最近在廣州市區的大火中埋葬了我們幾個人一年來的心血。前幾天這個市區還遭受到敵機的第四次殘酷的轟炸。誰能說在過去四次的瘋狂的屠殺外，他們不會再來作第五次的暴行！誰又能斷定這些紙張和鉛字可以撲滅燃燒彈的火焰，不致成爲民族解放的神聖抗戰中一件小小的犧牲品！

我幾次走過災區，我壓抑下憤怒的火焰看了那些殘酷的房屋，我看見連頭髮和衣服黏貼在地上的帶血的人皮，我看見排列郊外街巷裏的無名者的屍體。有一次我踏過還在冒煙的瓦礫，陪着朋友去探望他那被包圍在火海中的故居，我們已經無法在火堆中找出遺物了。我們又走過那連接着的已經燃燒了六個鐘點的街市。我望着一家旅館的高門樓燒斷，讓磚石和焦木帶着千百點細小的火星崩塌下來。在那山洪暴發般的巨響之後，我

聽見一個男子尖銳地在廢墟上發出「救命」的呼號。

這些景象我一生都不會忘記。而且我想每一個身經目擊的人也不能夠忘記的。這燃燒的城市的苦難，激起了諸君的關心和悲憤。我在這城市裏經歷過牠的最慘苦的受難的時刻，我應該藉着這本小刊物把這城市的呼聲傳達給散處在全國的諸君。物質的損壞並不能摧毀一個城市的抗戰的精神，正如刊物的停止與作者的死亡也不能使我們的抗戰的信念消滅。倘使這本刊物能夠安然達到諸君的手中，還希望你們牢記着弟兄們的這樣的囑咐。

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在桂林

後記六則

逃荒 艾蕪作

作者在桂林和我談起他的幾篇稿子的事。現在我的手邊恰有他的幾篇發表過和未發表過的短篇創作，就替他編成這本小書付印了。連「逃荒」這書名也是我起的。

在這時候我們需要讀自己人寫的東西，不僅因為那是用我們自己語言寫成的，而且那裏面閃露着我們的靈魂，貫串着我們的愛憎。

不管是一鱗一瓜，不管是新與舊，讀着這樣的文章會使我們永遠做一個中國人——
一個正直的中國人。

一九三九年四月在上海

地上的一角

羅淑作

這是我代世彌編的第二個集子。她遺留下來的作品原不僅這麼一點，但是目前在我的手邊的就只有這較為完整的兩篇。

「地上的一角」還是初稿，似乎需要着作者的最後的整理，可是她連這樣的餘裕也沒有，就不得不離開這個世界了。作者的原稿到我的手中時，我正在桂林。我代她做了一點整理的工作。不過我不願意損害她的原作，我重視她遺留給我們的一切，所以只把重複的處所略為刪節，在分節方面稍加改動。我沒有好好地做我的工作，但我知道世彌會原諒我的。

在敵機轟炸中我仔細地讀完了這篇小說，我一字一字地讀着世彌的寫得頗為潦草的筆跡，我想到作者不能夠和我們同生在這個大時代中經歷目前的一切的事，遺憾像火一

般地在我的胸中燃燒起來。

有着這心情的不只我一人，還有許多朋友。一個在危險面前從未戰慄過的異國亡命者在我的桂林的寄寓中看見世彌的手跡，和我談起她的事情，他只說了兩三句話便埋下頭去揩拭眼睛。一顆熱烈的廣大的心把許多人牽引到她身邊，這一顆心還把許多朋友結合在一起。我和那個異國朋友苦痛地，感動地說着：

「她不應該就這樣地死去。……」我們又說：

「她並沒有死。」

是的，「一個真正善良的人的紀念是永不會死的，」我們都相信克魯泡特金的話。而且世彌留給朋友們的印象還不只是善良。

靜靜地安息罷，我們大家敬愛的友人，你已經盡了你的職責了。你的美麗的人格將是大家的鼓舞的泉源。唯一的可以補償失去你的損失（只有在現今我們才能了解這損失）的方法，便是各人在專業上的努力。我們是要努力下去的。

一九三九年六月在上海

雨夕

畢奧午作

奧午的集子我見到的這是第二部了。八·一三以後我就沒有得過他的音信。從朋友那裏也探問不到他的消息。我惦記着他。

這集子本來應該在另一家書店出版，但八·一三使那書店停頓了。過後牠的原稿就落到我的手裏，而且在那黑色的書櫥中度過了一年半的寂寞的時光。我不忍任作者的心血這樣腐爛下去，便拿出來編在「文季叢書」裏交給書店付印了。原稿全是將雜誌報章上發表的文章剪貼的，難免有一些誤植的字，我無法就正於作者，便斗胆依照自己的意思改了。原書的目次中本有「後記」一篇，但未見原稿，不知是否已為另一書店遺失，我們一時無法查明，只好讓牠缺着。現在由我來另寫數行。

一九三九年六月在上海

廿七

田濤作

我並未見過作者。大約在三年前他從北平寄了一部短篇小說集給我，要我找一個出版地方。我托朋友把牠介紹給某大書店。稿子送出，以後就沒有下文。後來北平淪陷了。作者也同一些朋友到了別處。他似乎忘記了這回事情，也沒有寫過信向我催問。我知道這兩年來他差不多跑遍了「自由中國」，他這人慷慨，令人感泣的事蹟。他或許寫出了更好的文章。他當然沒有餘裕想到那些塞出的舊稿。但我是比較有空暇的。我不忍辜負作者遠道寄稿的盛意，又不願將他的一點心血埋沒，便趁着書店要我續編「文學叢刊」第六集的機會，化了一點功夫將作者從前在各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集起來按照寫作的年月編成這一小冊。不過我在這裏見到的舊雜誌並不多，蒐集當然不能完備，而且時間匆促，我也來不及和作者通信商討編排的方法。倘使作者在他的工作的

餘暇能夠見到我代他編成的這本小書，還希望他原諒我的工作的草率。

一九三九年八月在香港

三月天 屈曲夫作

這集子是我代曲夫編的。自從前年作者去北方時，我們一起在一個朋友家裏吃過一頓飯以後，我便再沒有和他見面的機會，甚至得不到他的一點信息。前年年底和他同去北方的朋友回到上海，我問起曲夫的消息，朋友說他獨自到河北去了。去年在武漢我又遇見那個朋友，我們還談到曲夫，這次朋友却焦慮地向我表示他耽心着曲夫的安全。他說他前年和曲夫分手以後，一年來各處打聽曲夫的下落，始終得不着一個回音。

我沒有那朋友的這種見解，我想，得不到一個友人的信息，在這時期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忙於工作，有的人沒有固定的歇足地方。一切都在動。我們常常追趕不上。我們

想念朋友，得不着他們的音訊；朋友們也難知道我們的行止，彼此打聽消息，有時簡直是在互相追逐。誰也追不上誰。但是有一天無意間兩個友人在一個新地方遇見了。「你還活着？」「你也活着？」彼此高興地望着發問，才知道以前的焦慮全是多餘。這是一個快樂的時刻。

我想有一天我也會這樣地和曲夫見面的。

夜已靜寂，我偶爾翻開舊存的文季月刊，看見曲夫的名字，眼前浮起了他那軍人似的丰姿，對他和那位與他同行的朋友（還有散處在各地的友人）不覺起了深的懷念。我這時百感交集，不能成眠，便化了一些功夫替曲夫編成這本集子。

這工作我做得草率，蒐集也不完全，有一天這集子會傳到曲夫的手中，他自己覺得不滿意時，還請他寬恕我。

一九三九年八月在上海

魚兒均

羅淑作

這是世彌的第三創作集。散文三則：「撈糞草」，「轎夫」，「弄堂裏的叫賣聲」，都是在作者生前發表了的；「魚兒均」和「賊」兩篇小說則是尙待整理的遺作。這次爲了編這本集子，我讀過世彌遺留下來的全部稿件。在「生人妻」和「地上的一角」以外的成篇的作品，都收在這裏了。

「魚兒均」和「賊」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故事，但顯然都是未完的作品。前者好像還是一個長篇中的一段，和「地上的一角」，「阿牛」，「井工」三篇都有關聯，是同樣的背景和人物，而且這小說的第二節與「地上的一角」的第二節連文句也是大同小異的。這似乎需要着刪改，但是我珍視作者的原著，我覺得不妨讓這重複的處所保留着，使「魚兒均」一篇顯得較爲完整一點。這裏說較爲完整，讀者當然明白我的意思，我現在做的只是整理的工作，我不會在世彌的遺稿上面添加什麼。作者的早逝的確是一

個不可補償的損失。倘使作者能夠在這世界多住十年，她一定會給我留下幾部描寫四川鹽場生活的傑作。

最近在成都我看過世彌的墓地，一抔黃土，一塊石碑，一叢矮樹編的短籬，這裏埋葬了一個年青有爲的生命，也埋葬了友情，尊崇，和許多朋友們的期望。我想起了四年前在上海西站分別時的情景，彷彿還是昨天的事，在悲痛的回憶的包圍中，我幾次暗暗地問自己：難道生命就是這麼脆弱，死的魔手隨意一動便可以毀掉一切？

現在我應該說，死並沒有毀掉一切。生命也不是在一瞬間就可以滅亡的東西。如今我們談起世彌，還彷彿她就活在我們中間。她的名字和她的面影至今還繫住許多朋友的心。今天，在這窗外細雨如絲的春三月的寒夜，攤開她的遺稿，那些頗爲潦草的字跡還訴說着一個善良仁愛的女性的心的跳動。甚至躺在最後的安息地裏，她還發出正義的喊聲，爲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呼籲。我們能說她已經死去了麼？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響長留，則她的生命就沒有滅亡，而且也永不會滅亡。

無題

實價國幣八角

有著作權

著作者

巴金

編輯者

靳以

發行者

烽火社

發行人

吳春生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重慶桂林

總經售

文化生活出版社

重慶沙坪壩正街77號

互生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桂林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重慶再版